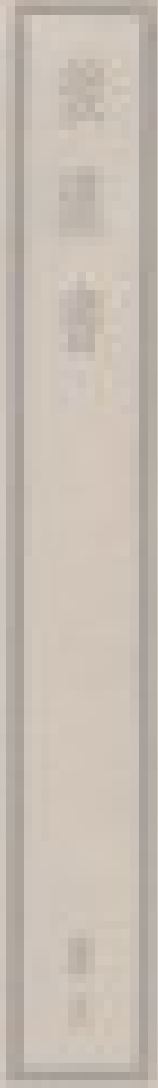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冊大



後漢書卷七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闕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

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

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續漢志曰縣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州

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

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懼音九具反

後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曰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除陰平長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

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吏人畏而愛

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

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

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

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

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

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

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

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

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

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

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

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

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

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

衍衍得禮之容閭閻忠正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

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

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

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各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

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殿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

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

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

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

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

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

者左鹿蠡王阿侈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

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

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

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

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

衆無緣復更立阿侈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
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
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
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濱邊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
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
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
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
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
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

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

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

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

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

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

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

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大司徒敢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憲竟立

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

鞬音九

言反

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噫音醫

又乙

戒反嗚音一

故反歎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

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

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

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

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

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

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

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

光祿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

大夫經明行修清絜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

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

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

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

云以朱砂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具玉曰含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

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

官

隗字次陽

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

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尙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爲尙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

是書吏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也廷尉將出穀門臨行

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

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

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

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

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

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

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

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

由此薄斂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

況于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

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

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閱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

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

因名閱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

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閱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為其垂

泣閱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

賀遣車送之閱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

卒郡閱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縗經扶柩冒犯寒露體

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

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

饋之無所受閱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

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犇郤

為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

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

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

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

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

以五百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

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縣名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

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

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

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

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

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忠子祕為郡門下議

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

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

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

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

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

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

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戾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

郡邸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

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會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

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

乃絕○劉敞曰注會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

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

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

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八中華書局聚